

退雲集

卷之二





退雲集序

學術橫缺一種議論性同心善盛行於世此其為說
 樂為顯之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姚江之蒲街都是聖
 人無異而乖僻悖理非常醜差也韓文純先生以為
 害於世道深以為憂不翅如辛有之伊川今其所言
 館館符合外棄倫理掃去綱常僧其首戮其腸惟恐
 幽谷之或後率食是事哀我同胞立見赤族之禍尚
 忍言之哉然其做出此說者既死了自家之心又死
 了世人心一雄唱之百雌俱和姻姻族族子子孫
 孫不知徵羹商女之後庭無已不信先生斥之以異

端邪說所以湯湯洪水其割無窮也申君說鄉以安
 詳精明之資事惺翁與先伯如呂與叔之於程張與
 聞至道契悟妙旨語性屬之氣局而謂有偏全語心
 屬之氣質而謂有善惡象楚咻咻而吾齊自如雖天
 不假年未及中身而其造詣之高百世不泯也其所
 著述焚紙散亂尚未蒐輯余遂整理為若干卷以遺
 允子泰秀時 永曆之五庚寅寒食也益城金成煥
 序

退雲集卷之一目錄

詩

述懷

呈尹竹石 命學於案

灌漑

養竹

山僧

幽泉

蔬圃

恨雨少

社中小會

鵲雛

竹澗清風

卽事

馴犢

桑莖

早稻

奉呈錦溪李先生

奉呈金志山福漢三首

金始遠觀會見訪

訪李敬海宗求

墨竹

次曹錫範詠心韻

李晚松紀夏申果谷益均二丈見枉

除夕

松都懷古

善竹橋

穆清殿

朴淵瀑布

歲暮送金學純李在哲二君歸省

送愚陋齋柳處士原韻

送申君英植讀書文南四

初秋雅集

讀記聞錄有感

與希菴共吟

謹次松窩金丈榮海醉筵韻

族叔在麟醉辰

族大父松庵台煥壽筵韻

族叔壽筵韻

申楠溪昌模醉筵韻

乘祿堂

炳瑄

壽筵韻

族叔

粹韻

謹賀金丈小石

在瑄

壽筵韻

學生族叔

在遠

輓

學生蔡公

成洛

輓

學生金公

秉錫

輓

晚軒先生輓

族大父松菴

台煥

輓

梧軒梁公

岐綱

輓

素堂金先生輓

惺菴朴先生斲

龍岩朴處士載美斲

憶閔健菴正植

卷之二

書

上惺菴先生書 六

問目

上素堂先生問目

上金志山 福漢書二

上表叔許桐隱萬龍書

一伯文書

上從叔父竹清書 三

上再從叔父在武書

上金定堂成煥書

答申覺齋泰求書

與申直堂鉉國書

上延梨齋在三書

答申楠溪昌模書

與閔教官泳禹書

與申雅石昌鉉書

與金慕古善弘書五

與金徽菴在璣書五

與卞桐菴榮寅書五

答尹監役奎炳書二

與李景憲鍾萬審

與朴景福世永書三

卷之三

書

與尹承堯別紙

與金曾東書二

與延元錫書 二

與金敬植書

與金洪準書

上族叔在棒書

答族姪泰鮮書

上族兄竹澗天錫書

與譜所族中書

上族叔松隱在美書

與或人書 四

答柳明烈書

卷末松石 惠用 書 四

上宋松石書

別紙

附宋松石書

答曹錫範書 三

別紙

退雲集卷之一

詩

述懷

澗邊鬱鬱數株孤
簞食茅廬是我娛
滌蕩煩襟傾瓮
酒揄揚幽思玩書圖
今日歎何逢叔季
此身恨不置
唐虞吾生他日立
揚事戰戰兢兢仰聖謨

呈尹竹石命學旅案

德音不遐每垂儂
侍立聽聞喜氣濃
竹風清入萬花
洞梅月長懸露積
峰早春已有三春約
今日更言他
日逢世外塵緣都
不管陪師願一對
從容

灌漑

野稻青青灌老耒短長畎澮縱橫開每隨漁父循溪
去共伴樵兒過岸迴朝出林廬風吹面夜行荳路露
侵簞休云口腹今年事姬氏根基肇自邨

養竹

古昔賢人取甬省種來幾本對欄干鋤斬翳薈培根
幹隣畔松蘭等石壇雲裏猗猗春自在風來瑟瑟琴
常彈庭前護養君知否將見他年栖鳳安

山僧

問甬何如卧碧山養精修練百年間烟霞水石皆吾

有富貴得喪非我關無父無君倫理外說心說性空
虛間索隱行怪終如此誘引高明不復還

幽泉

草鎖深深晝也寥鑑空猶自映雲霄地中脉脉源頭
活石鐫潺潺海夢遙朝暮相尋汲女孺暑天不見行
人瓢置身此日何幽僻欲學武陵遠世桃

蔬圃

洞口深深有小家傍有蔬圃一色佳一邊青筍一邊
蓼數畝綠葵數畝茶依月含烟軟軟翠帶風向日悠
悠斜滿盤香味堪充腹方丈羅前摠外華

恨雨少

俄看密雲合，霽色出雲邊。只可潤蔬圃，未堪灌稻田。
農老不禁恨，饑妻無事眠。天心乃如此，從可卜今年。

社中小會

此時此會感千秋，濟濟衣冠俗不流。山轉水回深野
路，松疎竹密隱書樓。高林忽聽蟬聲晚，小屋方看夏
色收。今日餘緣何處又，故難相別反含愁。

鵲雛

巢完無慮一年支，挾子雙雙坐樹枝。出戶無虞疾風
過，覓蟲不覺午陰移。育養多時身黑白，習飛暖日羽

差池嗟爾強強亦可法人而不若更何為

竹澗清風

清如琴韻出江魚宜酒宜棋又可書
密葉暗喧朝雨
歇輕陰微動夕烟疎北窓虛在淵明
枕空宅栽來子
猷鋤雖有千金難買得謫仙詩債此中餘

卽事

靜清碧澗水窈窕青山松園裏鳥聲亂
庭邊樹色濃
耕田東北岸看物西南峰
嗅我二三友陪師日夕從
馴犢

牧養逾年二角齊朝馴南卧暮馴西適逢時雨叱耕

雙暫歇午天來。體妻雖云今日猶多苦。唯念他時更不迷。若將稍大能成性。卽墨收功自不低。

桑甚

且經孔筆不曾刪。豈類南瓜出自蠻。形若覆盆多碧海。味過羊棗摘南山。能使白頭變爲黑。莫教稚子欲來攀。昨夜峽中風雨急。蒲田零落豹文斑。

早稻

最先成實雀來侵。數被長驅遠有言。日氣常蒸催發。蕊秋光初到始成林。香花着雨還生色。黃穗當風易。虛心豈爲上。瑞豈無染朋。酒相將飼餉尋。

奉呈錦溪李先生

生此不辰遭世艱洪流滔滔倒狂瀾從今喜得依
地龍在於淵虎在山

奉呈金志山 福漢 三首

吾道在人寧地隳先生於世擬著龜不恨塘翁為晚
學長悲宇宙少真知

洞門纔入豁然開智水仁山共縈回林鳥亦知聞世
意斜陽雲外遠飛來

一脈真源萬古傳群賢磊落也相宣歸來叔李誰能
繼夫子工夫亦已然

金始遠觀會見訪

故友不忘到此深通宵對討喜披襟雲沉空壑迷真
相月映晴潭證古心無奈世途百折驗其如聖學一
源尋相存越陌相箴意一簣終成九仞岑

訪李敬海宗末

積苦書中到立年武城日月興無邊踰山渡水未相
見語及惟黃便惘然

墨竹

楮生相寄淨無埃清趣偏從處士培千古不殘留雪
在四時長見拂雲回枝隨筆露龍孫秀葉吐松烟鳳

尾開憐爾高標誰能似最宜相對故人盃

次曹錫範詠心韻

渾然方寸是心君存養先於不睹聞功用彌綸天地

極研機纒錯智愚分虛靈底事成昏塞物欲潛萌易

紛紜異說至今盈宇宙吾君能覺卓而殷世之學者分虛靈氣

質或以為純善云而吾兄則不分虛靈與氣質而直以氣字貼之故末句反之

李晚松杞夏申果谷並均二丈見枉

遠朋何幸到林堂竟夕灌聽講紫陽高節岩松經虐

雪精神天柱落清香究經要透千重石望道溪登數

仞墻送別慇懃相勉意因風數寄德音芳

除夕

送盡朋徒歲轉移
雪窓獨守強吟詩
學書無得空生歎
世故多端足縮眉
夜靜冰程歸履亂
天寒茅屋曉鷄遲
蒲城風雨何時歇
永廢窮廬只自悲

松都懷古

春風匹馬路松山
訪古行行意未閒
院有崧陽雲欲暮
臺餘蒲月氣生寒
千年城郭孤烟外
一代衣冠曉夢間
賦黍遺憾黎尤易
回頭漢闕淚潛潛

善竹橋

竹帛垂名善竹橋
綱常千古賴而昭
至今忠血班班

在不信先生世已寥

穆清殿

聞說先王龍御日却從茲殿朝生靈只餘空闕春燕
綠躑躅遺民淚自零

朴淵瀑布

天磨城頭一瀑開畫中清景絕塵埃墜聲激似雷喧
日噴勢完如石轉培萬斛明珠隨地散一條素練掛
空來謫仙若使降於此不獨廬山古美哉

歲暮送金

學純

李在哲二君歸省

二妙分襟歲暮天多端懷緒足凄然寒慙喫苦能忘

否可愛諸郎正少年

次愚陋齋柳處士原韻

吾道雖孤也有隣
完城高卧日養真
尊賢移得危身節
理產同歸創業新
花樹園中沾福氣
詩書架上遠風塵
旬餘蒙眷那敢忘
心篆青牛第一春

送申君英植讀書文南

君忽令成志學年
徒長兜習欲何為
蹉過如此三來歲
降作田氓亦可憐

君之魯鈍信難名
人十已千乃可明
有過須加僧懺苦
自治便似吏文精

乃翁垂望亦不輕常願吾兒日邁征鄉園書種期無
替士子儀標仔有成

聞說師翁造詣深學詩那敢費分陰登山須用爲山
力行矣吾君莫放心

初秋雅集

送盡朱明序屬秋四時最好是風流乘涼散步斜陽
外趁夜看書燭影頭蟬抱疎柯風葉亂虫吟細草露
花幽蘓仙赤壁今何在今日文山我解愁

讀記聞錄有感

紫陽道統賜翁真卓甫如天有北辰痛明義理無餘

蘊長使千秋眼目新

與金希菴共吟

忽地相逢還忘情
寒天誰道訪閒生
志如金石窮愈
固學有淵源
老益明
隔面多時幾
勞夢傳書千里路
難平五更燈下
強勸意沙樹
明朝休說行

謹次松窩金丈榮海
醉逸韻

吾丈孤辰樂事存
朋隣賀祝爛盈門
桃蟠山海三千
里
蘭茁春風廿四番
皓首同調琴瑟友
彩衣趨侍鶴
鸞孫為呈詩句
祺黃耇但願年年
獻壽樽

族叔在麟
醉辰

蓬萊佳氣接斯堂
柏葉椒花次第張
芝秀兩莖香滿室
棣連一壑碧羅傍
躬耕裕業心便樂
閒養得真體
益康有德有仁何用祝
延年增壽理居常

族大父松菴

台煥

壽筵韻

寓松獨帶四時春
不受風霜老益新
行篤誠敬和粹
面家肥勤儉福綿身
孝心應慕劬勞日
陽愛編深獻
壽辰拜手遙呈無彊祝
梓橋相繼世修仁

族叔

壽筵韻

卜春孤日永如年和
氣融融頌禱筵
詩禮家聲譽棟
萼仁賢先烈有源泉
三栖藥草齊庭下
千瓣桃花爛

屋前欲識吾公爲善力紛紜賀祝四隣連

申楠溪昌模醉筵韻

桑蓬華甲際陽春久蟄魚龍始動新
等室端居聊寓樂閉門獨守自求仁
桃符穰沴清祥集杉舞迎春瑞色新
天報善人未艾慶庭蘭雙秀速佳賓
右代舍伯寢跡衡門六十春
蒼來滙草邵花神膺天受福豈無術
益壽延年必自仁梅屋烟收知日晚
蘭庭雪盡報春新
華觴班舞陶陶席愧我未隨獻賀賓

裴綠堂

炳壻

壽筵韻

大德山高水又長
鶉然花樹綠堂傍
庄占泉石無窮

樂業積詩書不盡香天理驗時仁者壽地靈鍾處福
人昌華觴班舞陶陶席爲替星圖獻此章右代舍伯
設孤開黠日初長春色偏多吉士傍壽域常如松柏
天仙家自有蘭芝香不求名勢惟良貴能施慈悲又
永昌天假遐齡非偶爾義方教子已成章

族叔

醉韻

平生自足任清真重到西方壽佛辰屏跡烟蘿身益
健栖遲松菊意常新稼學雙全分聽子暇日飲觴好
會人欲識吾公無量算穀臻絲忽又餘塵

謹賀金丈小石在塘壽筵韻

生平端不負心天享福無疆又永年賣藥壺翁幾傳
術添壽仙屋已開筵二龍并老雲常遯四鶴齊飛月
正圓百祿自臻何用祝只宜歌詠遠相傳

學生族叔在逸輓

一世人間又八秋浮生儘覺似蜉蝣漁樵詩酒相關
事風月溪山好會遊幾日追陪花樹契今朝哭送夜
埵塢堂下猶餘彩舞地忍令禿老淚難收

學生蔡公成洛輓

安分漁樵五九年此時無幾夫公賢諸郎共托蓬麻
誼屢世相尋瓜葛緣夜靜屋椽殘月白人空林壑暮

雲連從今何處續前好
薤露聲中倍悵然

學生金公秉錫輓

溟郡雲仍克肖賢并隣
幾葉御多年子孫耕讀
生涯足耆老康寧福履
全此日豈厭塵世累一
朝翻作玉京仙晨興題
挽情難盡隱谷春風丹
旒翩

晚軒先生輓

大席宗盟事壯童平生
見眷莫余同詩書有味
貧猶樂勤儉持身德益
隆自謂百年趨杖屨忽
驚一夕失幘幪秋風黃
葉青山路薤露聲殘淚
滿瞳

族大父松菴台煥輓

胡為先生去不還臨風痛哭哭公賢吾門書種筮裘
業從此有誰更繼傳

頽俗滔滔莫可振惟公長厚古風神軒軒哭度淵淵
識古昔陳良孰與倫

為政于家孝為先白頭淚感蓼莪篇大冬寒雪為凌
我松額煌煌蒼有懸

積苦平生作老師鄉人無不服公規如何懷寶淪山
澤為國曾未試一治

南阡北陌詠歸春玉雪風標正動人靈光自此典刑
遠其奈月夕與花辰

最是族生無盡悲園中花樹摧高枝歲時佳節宗盟
日那得一言勸勉垂

夏復代春送雨天山中草樹日爭妍人豈不及無情
物胡爲先生去不還

梧軒梁公歧綱輓

慟矣公胡遠至斯仁而不壽理難推士類如今凋謝
盡哭公非但哭吾私

早曠薰薰壘山翁詩禮積躬半世中雅標純德更何
處萬事悠悠一夢空

嬾親寒族喜同調尺素頻繁不寂寥論理意爛燈自

曉憂時語細日且宵

前春留約會今春春盡窮巷不見人從此餘生依望
斷不堪涕淚濕衣巾

素堂先生輓

先生晚起海東方千載斯文有憲章義秉春王撐宇
宙學傳真訣紹尤塘艱危累經囚燕獄大節終歸餓
首陽惆悵仙峰一片月聲名萬古與同光

惺菴先生輓

望也儼然卽也親冰壺光彩玉精神敬誠本自天生
篤博約元從素履新聞却何傷聖雅操斥邪長作繼

開身片宵樛夢胡為孽士失依歸道失真

嶽瀆鍾靈氣先生起海壇憲章華重省祖述栗尤塘
心性餘無蘊陸王咏豈長龍蛇千古恨今日又鴻陽

龍岩朴處士載英輓

老而好學孰如公潔操冲襟七耄耄翁尚友梨陽曾就
正摳衣鴻北晚收功制行每高流俗外翫心常在古
人中嗚呼此世真無樂一曙騎鯨朝帝宮

憶閔健菴正植

杖屨離違閱一期遼天萬里幾時思堪嗟理笈終無
所亦記乘桴非偶為初賦箕歌麥漸漸每傷周役杰

離離人生苦海正如此展楮山窓聊題詩

人中之苦莫如病苦病之苦莫如老苦老之苦莫如死苦死之苦莫如無常苦無常之苦莫如空苦空之苦莫如無常苦無常之苦莫如空苦

人中之苦莫如病苦病之苦莫如老苦老之苦莫如死苦死之苦莫如無常苦無常之苦莫如空苦空之苦莫如無常苦無常之苦莫如空苦

人中之苦莫如病苦病之苦莫如老苦老之苦莫如死苦死之苦莫如無常苦無常之苦莫如空苦空之苦莫如無常苦無常之苦莫如空苦

人中之苦莫如病苦病之苦莫如老苦老之苦莫如死苦死之苦莫如無常苦無常之苦莫如空苦空之苦莫如無常苦無常之苦莫如空苦

人中之苦莫如病苦病之苦莫如老苦老之苦莫如死苦死之苦莫如無常苦無常之苦莫如空苦空之苦莫如無常苦無常之苦莫如空苦

人中之苦莫如病苦病之苦莫如老苦老之苦莫如死苦死之苦莫如無常苦無常之苦莫如空苦空之苦莫如無常苦無常之苦莫如空苦

人中之苦莫如病苦病之苦莫如老苦老之苦莫如死苦死之苦莫如無常苦無常之苦莫如空苦空之苦莫如無常苦無常之苦莫如空苦

人中之苦莫如病苦病之苦莫如老苦老之苦莫如死苦死之苦莫如無常苦無常之苦莫如空苦空之苦莫如無常苦無常之苦莫如空苦

退雲集卷之一

退雲集卷之二

書

上惺菴朴先生書

積年去違之餘何幸春初得侍門屏薰沐德義之高
一迫切私幸而第牽於事勢未得留侍數日總承前
誨而歸歸來伏廬戀德之思日違日積尤不覺其心
痲耳伏惟節啓浴沂履道體侯連享萬康門下俊彦
日益進果有不復後日之望者否區區遠祝之誠會
息不置小子奉親粗遣而不廢舊業然願以立志不
固未能少有真知實得處加以稟質虛弱疾病爲患

心昏氣懶常如在醉夢中未見洒然時節而身心不
 管言行異致此小子之所深憂深懼者也此雖在於
 自加百倍之功而非倚靠於師友者然亦乞先生類
 賜誨責使不迷於入德之道千萬幸甚噫古今學科
 之誠偽邪正何啻硤硤美玉而眩惑終身卞者既鮮
 間或有知得自己性分當求者又被一種似是而非
 之學羈縻不出與初不卞者相去不遠則終始得力
 於此學者有幾乎哉常念先生之道非但一時之景
 慕必為後來之矜式伏望先生以繼往開來為已任
 使一世之人皆知此學之為重而趨於正道則彼舍

糊鵲突之輩何得从容其喙也哉忘其踈賤略陳所
 懷想先生有以發一笑也道路阻遠奉謁靡由所冀
 盛德有相以覆後學千萬伏祝

問目

庸學序詳言心性此胡雲峰說也竊恐朱子之意未
 必如此矣蓋大學以明明德為主而明明德即所以
 復其性者故序中推原其意而說出性字中庸以中
 為主而中字來歷實自堯舜精一之傳故序中推原
 其意而說出心字雲峰乃云學不言性庸不言心故
 序特詳言以足其意云恐非朱子之本意也

答胡說恐得兩序之旨未可輕議

明德是統性情之心單言則氣兼言則統性情故朱子之訓明德不只以虛靈當之必并舉衆理字以該之其意蓋以虛靈中所具者爲明德而但小註有所謂虛靈不昧四字說明德意已足云未知明德有分數之論或出於此耶

答虛靈不昧四字說明德意已足陳北溪蓋有此

說見於的確渾圓而大全係之朱子誤矣此意晚

明人已自覩破而逃世鳳栖俞丈力主之至引粟谷所謂虛靈不昧四字說明德意未足之語則其

義甚新然諸經註脚凡弟子問目不至醜差者皆
合於先生說自易以下班班可考用是韓先生亦
不辨而宛轉說解其意蓋曰此以乞性情之虛靈
言之如盡心章註潘謙之書之例而虛靈神明知
覺又一般是名心之語故耳不然先生於北溪所
謂虛靈知覺之合理言處一一辨破而於此豈遽
忘前語耶此又不可不知也來說以為明德有分
數之論本此此有不然者虛靈自是心之本體則
不可以分數論惟其虛靈無分數故明德亦無分
數所謂有分數則同其有分數無分數則同其無

分數者是也

繫矩之說自來諸賢所論皆主於大全答江德功書
而參之章句或問以為章句或問亦皆先釋繫義而
後釋矩之之義則所謂繫矩是繫以矩之非繫之以
矩云云此有不敢知者蓋繫之以矩自是章句或問
之正義而所謂繫以矩之即其餘義耳章句或問皆
曰繫度也矩所以為方也不直曰矩方也而必曰矩
所以為方則可見矩是為方之器而將此去度物而
得其方者亦謂之矩也然則將以為方而得成是器
者矩之體也待人繫之而物得其方者矩之用也非

矩無所繫不以矩繫之亦無以為方則其謂繫之以
 矩可也雖謂繫以矩之亦可也大抵繫字既非懸空
 說終始貼矩而設若專言矩之體而及於其用則曰
 繫之以矩也截自矩之用而及於其效則曰繫以矩
 之也其義實相連而初非判然成各義也故章句全
 言之所謂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云云所同者矩也推
 度者繫也此謂繫之以矩也其下又繼之曰使彼我
 之間各得分願上下四房均齊方正此則所謂繫以
 矩之者也語意脉絡自有來歷若是分明諸賢乃以
 矩者心也一段歸之於錯記而只從江書度物得方

之說斷然說繫以矩之為是而至以辭弼書度之以
矩之說疑之以初晚之異者得無照勦之失乎仗乞
明賜指示

答江書之論繫矩有前後兩說而定論在後書

此與

周書自來學者誤認前書為合於章句則是所謂

我有無矩之繫而人得不繫之矩者來說有無體
用單言用之分而以章句為合言則是又為繫者
一而為矩者二矣其所見解雖稍異而其不識章
句之旨則均焉究其病源蓋亦疑其矩於均齊方
正四字自是繫矩之效而器之成方者也比為

矩則當絜之時用何物而絜之耶衆言淆亂處韓
先生之辨明快灑落而無餘蘊何不講貫詳密以
通其意而乃有此繳繞耶大抵章句曰因其所同
栗谷先生曰所同者心也卽矩也推以度物或問曰上下四方以
此度之使粗文義者無先入之主而平心徐讀當
自知之又奚待於江周之書塘翁之說哉

塘翁集三十二冊四板寒泉詩所謂氣質當心體者
似非塘翁本意觀於對月感吟詩則可知蓋塘翁之
論以虛靈為心之體而非直以氣質當之也未知然
否

答虛靈氣質所指不同而皆自未發處說來者先生之宗旨故彼之說然矣此豈平心之論耶先生蓋以心之本體說虛靈非拖帶氣質而言也故曰湛一虛明未發氣象清濁美惡氣稟本色斯言也聖人復起而不與易矣

近考程朱書有曰凡有血氣之類皆具五常但不知充又曰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只是物不推人則能推之又曰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朱子則曰一性稟於天而萬物皆具仁義禮智又曰微物之性何緣見得不是仁義

禮智乎以此諸說觀之則洛說之物具五常云者不為無證將何以着破字

答性字以一原言之則萬物一體皆完此理無偏全之可言以分殊言則五行各一其性者大分也五行各具五行者細分也大分則人全而物偏細推則凡有血氣之類又若皆具五常與四端不惟程朱之說然也先生亦言公舉以禽獸為有五常而無五倫則又以五常五倫把作兩物事即其意可見然自古論性者只舉其大分而未嘗先細推則反是而論之者豈不是混人獸而無別耶蓋自

三淵目錄首引程子此語為話頭又削木五隅列
 書仁義禮智信五字為居一具四之證是實不知
 仁是甚底道理而謂之無處不具者也自是都下
 羣賢舉以為家法而老洲之放膽駕說至有人數
 心同之論則又不但依前作證而已迺有守山鄭
 某復為此說所瞶忘其世守之論陷於江西餘波
 學之不講其陋至此豈不可哀哉萬物一原又與
 五行一原自別或專以理言或雜以氣言彼於是
 失其倫類而俱為性同之證蓋皆本於天命五常
 不別得之論也

塘翁集三冊四十板十五年云云寒水先生易簣在
於景宗辛丑僉樞公喪在於英廟丙寅則其間
相去爲二十六年而今此十五年云云無乃二落五
誤耶

答僉樞公墓誌十五年之訖誠然頃年余嘗考得
南塘集誤處無慮數百條而似此者初無記疑故
不之論也

上惺菴先生

春間上侯書竊計皆已下鑑而迄今未奉教答此間
鬱鬱不啻如聾瞽者言之思視聽也伏未審霜風戎寒

先生道體侯隨時萬康仰慕倍極不任下誠小子奉
老祖過幸無醫藥之擾然恣泛度日實無猷爲漸歸
下流不知所喻愧惕徒深每伏念先生閒居味道之
勝尚翫之樂不自覺其神魂之飛越也徒言戀慕不
能贏糧數日之程以償宿昔之願茲豈非問善之誠
未篤而親君子之心日踈而然耶近伏讀記聞錄太
極圖解而欲窺得斯文是非原委之萬一然志氣昏
暗不能領要真如塘翁所謂浩浩如烟海者矣將如
何下功乃透此醉夢中耶願聞一言之教今者諸友
之行宜當聯袂共進以承指誨而適發內浦之行故

未得遂誠尤爲悚歎只祝爲道保重以慰下誠

上惺菴先生書

伏惟履茲泰亨道體侯若何竊想攝養有道日益康
健矣小子長違函席未承啓發之訓殊覺胷中節塞
而奉侍之下事故多端未易登門每增抑鬱之懷也
近得壺山繫矩說見之則以大全江書爲定論而以
塘翁說歸之於誤自以爲註中則字以上釋繫字則
字以下釋矩字云云曾聞前日人皆以爲此老甚明
於訓詁之學今見此說則其不解章句之文理甚矣
義理之難解固如是乎其說草呈先生以爲如何

上惺菴先生書

向登門屏數日穩承多少諄誨服膺而歸每自循省所以中心感發者有非言喻者也如得朝夕侍右以率此生則庶免於小人之歸而顧此無福何敢望也伏未審離違有日道體氣候益膺休福伏祝無任遠外之誠小子歸路轉進雪城路聞南敦元之事則梁敬齋己爲主之云故不入其門而即歸栖矣此間士友更爲周旋復此人去願勿揮之以副衆望千萬幸甚幸甚○前書下教中萬物一原與五行一原自別云云五行一原之意愚蒙不能曉得請更詳教焉

上惺菴先生書

向因允宗歸自門下伏聞道體起居饗度非輕神觀
損昔宅內憂故亦相僕僕遠外承聞不勝憂懼萬萬
豈因供奉之人或有受傷處抑年誦高氣益衰自爾
如此耶更伏不審承候多日攝體動靜百神所扶持
漸臻天和渾閤亦皆淨頓否區區無任祈祝之至小
子卽當馳候屏下而生闡老親連有不安節未遂賤
誠悚歎奈何遷徙之計將如何結殺乎此邊士友經
起不已今又卞哀與金生齋誠造門冀蒙盛諾倘不
見外否乎餘祝爲道加護以副下誠

上惺菴先生書

伏不審寒令道艱候茂膺休福門下諸彥日邁月征時有助發懷緒者否馳慕切切無任下忱小子姑不輟同異考之功然每至論理諸說雜引處則渺渺茫茫不能下手或思索之久則厭煩怠惰之心惹起又不能理會一番一條而止如此而豈能有進乎哉甚可憂懼心齋明德虛靈有分教之說向者有願見之教故考其全集抄出緊要處兩條茲伏呈竊觀虛靈與氣質固是心固非二氣也而所指則不同故只指虛靈而言則人人皆同並指所稟之氣而言則人人

皆不同塘翁分析之訓於同異記聞諸書炳如日星
 非但塘翁為然程朱諸賢本體未嘗不虛本善如鑑
 之空如衡之平真體本然之說非止一處此翁不分
 虛靈與氣質所指不同之如何每直舉心字而曰心
 氣之精爽也以氣言之則固不可謂全無分數云云
 此恐無乃因氣稟之不同而亦疑其虛靈之有不同
 之誤耶又每引栗翁虛靈有優劣之說而作決訟之
 櫛柄小子未考其全文不敢臆度為說然蓋栗翁之
 意非並舉虛靈與所以為是虛靈之氣而言者耶抑
 直指虛靈而有優劣云耶伏望批教俛字書還納而

近得盡山論人物性說付其下鑒納焉

上素堂先生問目

子路從而後章云道之不行己知矣然則夫子已知其道之不行姑爲是無益之舉只欲不廢君臣之義而已後世君子之不仕者皆非義歟

答曰夫子豈不知其道之不行但聖人之不輕忘世且無意無必安知其時君之不可有爲吾道之必不可行也况聖人所過者化時君莫不尊敬見儀形而樂告若將有爲者乎若秦漢以下則君之視臣如豢養禮貌蔑矣剛則取禍弱則取辱與聖

人之世大不同賢者安得不自重乎嘗聞栗谷先生曰三代以後儒者可使事之君惟昭烈皇帝而已誠哉斯言也蓋詳子路之言則與晨門所譏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之意相似切非聖人自道之言集註之不取福州本安知其不為是耶

性相近習相遠夫子專以人性言小註朱子引孟子大牛人性而證之者何也蓋人無賢愚而本然之性同故氣質之性亦相近若物則與人本然之性已自不同况氣質之性何相近之有豈夫子但引氣質二字以明此性非本然乃氣質也歟

答來示得之

伯牛有疾章亡之栗翁諺解與備旨以死亡釋之則
今之諺解誤歟
答曰今之諺解雖或有誤處此則似不然蓋亡之
此之字與上句問之之之字皆指疾而言集註之
不應有亡也此疾之也而今乃有之衍其意也是
乃天之所命釋命矣也此朱子釋經之詳審慎密
也若如栗解備旨之說則當曰亡矣命也夫似皆
不察乎文勢條理也且聖人辭不迫切見人之疾
而遽以死亡稱之乎反覆求之今之諺解是也

上金志山

福漢書

學錫再拜伏以氣數屈伸世之治亂無常而有亂必有其人以延一脉之陽使得不絕而為異日回泰之基先生之於今日即其人也嗚呼目今之為變誠不忍言而一種之說似是而亂真其於心性人物無分儒釋同歸及其末流之弊無道無國僧其身歎其行不知稅駕於何地先生生此之日自心自得自眼自見道明德尊一生力主之論心有善惡性有異同以正一世之眼目則其成大義立大節望重山斗名動夷夏乃餘事足以應碩果不食之象當猛虎在山之

勢而當世禍罔極之日不絕其欲絕之脉則先生豈
 非今日之其人乎雖然時異古今事有難易縱未能
 掃滌腥膻淨頓乾坤其為其人者必有彼此不相等
 也故世皆向風馳義心說誠服下至僮人走卒亦知
 有先生而其辭無間錫之愚亦有秉彝好德之良心
 猥進門屏則先生特許容丈之地眷顧浮嘗賦以言
 志而教誨之又為王考立言幽明受賜澤深河海時
 一讀之詠之感淚交橫而有如坐春立雪矣伏惟暮
 春者道體氣候攝養萬康遠外區區伏慕之誠為斯
 文為世道少選罔弛敬賓作行當聯袂而有故未能

憑達下情不備

上志山書

伏惟夏熟道體起居神相萬福學錫春間謹奉咫尺之書致候于座下因略陳愚衷仰溷盛德自揣愚淺合被罪斥先生海量無所不包還賜寵答拊存開見首尾屢十言無非獎勵成就之方拜領以來不覺十舍之爲遠而恍然若舍堂同席穩承親切之教也每念此學是何等大事必須敬義夾持勇往直前着得破釜甑燒廬舍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底功力然後可以窺聖賢之門墻而如學錫者最以篤下之才加不

專之工悠悠泛泛虛送青陽以言乎居敬則主一無
 適之時常少而坐忘坐馳之患居多以言乎窮理則
 通透開發之境絕無而昏惑紛擾之弊常勝如是而
 欲其有進何以異於適越而北轅耶每拊躬反顧慄
 然大懼前者伏承云云之教正是偷惰者對證之良
 藥擎讀三歎有以見大君子惻然指揮之誠心如足
 其勤且切敢不服膺書紳以爲終身行之之資乎伏
 願繼此以往進之門人弟子之列或因書尺或因拜
 候提撕誘掖激發警進使鄙朴無似之質或得少變
 於大冶鑪鞴之中則區區感誦之忱奚但子晦之於

雲谷也至祝至祝伏乞爲道保重慰此遠誠

上表叔許桐隱萬龍書

月初伏蒙下書荷意勤厚濯手莊誦至於紙弊而不
已緣於無便尚未復上觀感之餘旋又罪悚伏惟歲
華將窮氣體動止神相萬福而其所以致廣大極高
明不知老之將至者必有人不及知之妙矣欽仰景
歎不自勝任表生竊伏窮山奉親粗遣讀書爲己之
功雖不敢專廢而志氣不強奪於物欲其隱微之際
固不暇點檢而顯然尤悔日以山積每中夜起坐徒
切愧懼伏讀下教有假我年數之歎而又有歲月有

限義理無窮之教循循提誨俯垂反復竊見大君子
謙德之光而自愧汗淺之爲丈夫也然好賢尚德之
心出於秉彝而不可泯則錫雖不敏豈敢不服膺而
從事焉自此庶幾賴叔主盛德光儀萬一有得於觀
感之間而有以消其輕躁浮露之萌革其卑陋汗淺
之習以卒饋其至願則一日之親炙豈不大於百世
下聞風而興起者乎伏願自茲以往頻賜警責以終
成已成物之善如何何時有古今人異常變守常
易也處變難矣得此妙者只在致知之如何之教誠
然誠然環顧一世得力於致知之學者有幾箇人

乎夫子曰可與共學不可與學道可與學道不可與
 共權權即變也而聖人亦難之況且後生末學豈敢
 容易說道也竊俟來歲試進門墻以聽可否之命也
 自餘只祝益加自愛以慰下情

上伯氏書

僂人阻隔承候無路下懷益切伏未審至涇父主氣
 力隨時康寧慈主氣候亦無欠損待餘體候連護萬
 安小宅諸節亦為一安姪兒輩俱為無恙而善讀否
 伏祝無任遠外之誠舍第瘡處漸有生新之效而居
 停主諸節亦得泰平是為伏幸耳然屢日沉吟之餘

園囿難振不能專一者書悚惶奈何將以月初歸謁
而作懷山之行爲計以此下諒伏望丁峰敬初之夭
逝慘矣慘矣天之不仁一至此哉上從叔書胎呈卽
傳切企餘姑留不備盡達只祝體侯萬康

上行清從叔父

右薰書

違侍日久下懷深切伏未審刀風寒雪從祖父主氣
力康寧侍餘氣體侯克保貞吉從弟昆季安侍勤讀
耶並爲伏慕不任在外之誠從姪瘡處尚未完合坐
卧不能如意而其於書冊上事幾乎先天悚惶何達
伏聞敬初之夭逝慘矣慘矣以何病崇竟不起而遽

至於斯耶斯人有德人無間言而天之降禍何其孔
酷也寬乎悲哉伏想叔主聞之傷懷難堪奈何奈何
逝者已矣念之何益願勿過慮以不失修養之方千
望千望定堂間或旋旆否先師遺稿書役任此莫重
之事而尚未騰草將以何辭塞責耶以此言及于定
堂先生伏望反謁之期非初則晦姑此不備白

上從叔父書

伏未審亢旱祖父主氣力康寧侍餘氣體候萬安從
兜昆季善讀而無至度日否下懷伏慕何日少弛從
姪旅窓靜几孤坐送景而雖有一二課童但皺眉費

舌有何佳悰乎噫父兄師友不知不肖而期待甚重
 誨責甚篤然質既卑駁行又不力歲踰博學混窺未
 闕中夜自思若因循至此則非但辜負父兄之期望
 耳將終歸於小人而乃己矣悚惶悚仄罔知攸達玉
 罔枉臨之教竟歸虛言耶今日卽叔母忌日也而旅
 遊心事未得如意不能進哭罪悚何喻姑待祖妣諱
 辰卽欲歸謁矣以此下諒伏望耳餘姑留不備達

上從叔父書

伏未審秋涼漸緊叔祖父氣力益爲康寧侍餘體候
 連護萬安宅內諸節亦得均安從弟身恙連服何劑

而漸得蘊完否末由聞知亦甚伏驚從姪眠食無頓
而近得一同紫友頗有講磨之益甚佳甚佳伏白從
弟病祟更問于姜醫而請和製則其所執症亦一如
前日之語而用柴陳湯既已無效則此非尋常之症
但聞病論不可率爾執症云云而不肯下和製願一
見病人而與叔主相議似好云故不得和製以上以
此下諒如或其間少無減勢卽命送從弟使姜醫一
見似好矣伏望下察焉餘姑留不備上

上再從叔 在武書

玉華歧路迢迢拜別朋友猶難堪况我叔姪重之以

旅遊倏忽聚散便同無常之雲影乎在昔盛平之時
 雖如此猶不能無憾矧今走獸叫禽之中不能相依
 而共守致此涯角一在地之東一在地之西姪不可
 去叔不肯來豈不暗暗起懷而鬱鬱臆塞也泪到之
 思欲言則長天杳杳碧海滔滔而未嘗不無日不在
 於漁岩水晶之間往往夢譖不已也此際叔主先獲
 我心遠賜開釋琥珀之拾芥磁石之引針雖物理為
 然而一占之靈犀藏在方寸中千里咫尺難掩其照
 曷勝喜幸若在刀鉅在前鼎鑊在後身命具契之際
 唯我叔姪常相若是則何患乎今日之暫離乎信後

有日序屬并誠伏未審塚中經體候益得萬福傍招
 俊彦甚有麗澤之樂否下情遠祝與水俱長從姪兩
 庭親候與再從祖母主氣力依舊康寧時得坐了春
 風隨分做去伏幸何達朴姑母以本病數日呻吟前
 月二日歸家然未知穩旋與否甚鬱此中書社諸益
 將於初八新設醪會以爲消暑之舉而不可無叔主
 之風流願與芴湖宗人及尹君二三責然枉顧以爲
 隨意搜勝若何幸勿孤苦望也

上金定堂成煥書

自春離違之餘何幸向者數宵侍右凡先師狀草大

義及時義之大槩從以承誨下情欣滿不容名焉惟
 是仰瞻顏色衰憊已甚非復昔日神觀風患餘崇彌
 留多時酬酢之間呻吟不絕拜退以來憂懼倍切食
 息不敢暫弛卽此滂炎伏不審旅館攝體動靜更如
 何所進藥餌接續無間斷百神所扶持或有漸次回
 陽之道耶噫自師門樑摧之後吾道之孤已不可言
 而最所痛心者邪說日益橫正論日益銷先師之見
 誣於世固不淺淺而門下無一人能發明者皆逡巡
 退脚而安於小成不知金鐵之有分是豈先師平日
 苦心極力開導後生之意歟竊惟先生當此之衝孤

立無朋擔負之重雖欲解免不可得矣更願千萬自
 愛時加修養之方抵此間隙狀行與年譜及吳宋諸
 辨速為泚筆使異說不得傍行而以踵先師之跡以
 副陽類之望焉小子義當趨右以供灑掃筆硯之勞
 而老親氣力恒時欠損不可久違且忠州之行不可
 緩圖而發程之期在即故未遂誠意唐突進言惶恐
 惶恐

答申覺齋泰來書

前月二十日書尚此稽復悚愧曷喻伏惟其間侍餘
 經體候萬旺仰祝無己生自月前侍定堂課尚書而

時取宋儒及我東諸先輩文字逐日讀過一篇則不
 可謂全然無事也然素以愚下之質爲之不力則何
 敢望其分寸之進哉故病根隨處發露朝悔暮復以
 是每欲陪侍請益如去年之爲而事不從心不得如
 其所願私切歎恨不能自己也雖然有合則有離有
 離則有合安知後日不有好期會乎姑以是自寬承
 讀下示亦歎今年之不如去年而不我遐棄之意溢
 於言表惟幸自家之不爲先生長者之所棄也生雖
 不敏敢不從此淬礪以無負愛我之至意也我不覺
 僭畏敢以會中所懷如是仰達伏惟下照

答申覺齋書

伏想日來養德蓄英兩臻其妙矣太極圖疑問初不
察陰陽六與七之成數而但思天一地二之生數故
有此疑問然後更解思方自誦麤率之病矣乃不以
不當問而問之爲罪曲加包容詳悉指誨終反設問
誨人不倦謙謙自虛之盛德溢於言表龜藏玩璧奚
但賢於十部終事哉中正仁義反其類云云以愚思
之則春夏陽動爲一類秋冬陰靜爲一類其分類本
當如此而今日仁義中正是春秋爲一類夏冬爲一
類且以正對中正陰類而中陽類也以義對仁義陰

類而仁陽類也故曰反其類耶本文甚長不能盡寫
略草可考者二段而胎呈終垂不倦之盛意如何生
自前月初河魚之病爲祟食輒逆吐不但胎憂於親
多矣亦不能自力讀書頗送永夜噫以病無聞而已
之者古亦有之耶惟冀自愛

答申覺齋書

牛山容膝之計不遂而更於鴻陽則亦甚狠具其里
則不但土倭居傍而不爲仁美且昔年曾以其地屢
請於先生則以負薪投火答之以此思之則先生必
不肯從矣不如以新基圖之之爲愈耳田氏之著生

之謂性章說愚亦聞之而恨其無得見矣然犬牛人性之爲本然輯註語類之訓旣明白易知雖有十田氏不得以易之則彼之所爲誠可哀而不足爲憂誠如來諭矣然其學術似近理而難知故辨之者旣少趨之者日益多舉天下仰之慕之以吾人至貴之性樂爲禽獸之同歸其勢豈不大可懼哉慎仁範之狼貝果若其然則田門之失一鷹犬姑舍而其才可惜然與其專靠於田氏之徒樂爲禽獸之同歸寧己之不亦賢乎太極圖解後論全文送之考之而疑問之下明辨回教切仰切仰

與直堂鉉國書

學錫頓首再拜言伏聞先府君年甚隆邵氣力康健
長享無強遐筭矣不意凶變遽違色養遠外聞之驚
惶曷極伏惟孝心純至思慕號絕何以堪居日月疾
駛練期又經其哀痛罔極之懷想復如新矣伏未審
蒸毒餘氣體候讀禮無損令允昆季皆安侍而篤實
做工夫否居常憂戀之心不可以毛旣學錫近得無
何之症長時殿屎刀圭百為從以俱廢自憐自歎奈
何緣是未能夸慰而書問亦後人此豈宗族師友之
誼哉尤增悶歎而已餘惟希哀體隨時萬支

上延梨齋在三書

德之懷瞻言耿耿靡日不切伏未審歲且云暮臯
此定已言旋而體候視昔益康今允昆季俱安侍篤
課否竊想父子相對講討經史有人不及知者矣區
區欽羨不已侍生家門不幸從叔母未及中身奄忽
而逝哀痛摧裂不知所及惟兩庭氣力保安阿妹亦
善在是為幸所工徒如磨鑪之循跡未有新得俯仰
愧慙殊難為士友道也月前鄙外從德純甫來訪以
為那上有一雜道其說以為為其道者萬事皆如意
而為避難與富貴不難云故渠亦入道生屢言切責

使之改轍渠終默默而去未知尚今爲之耶願招而前屢屢教誨使之回頭則非但渠之爲幸是亦君子濟物之道豈不盛哉噫若德純甫者早孤而無聞陷於不義無足眩也世之以儒爲名者皆入彼道眩亂民俗敗喪人倫其罪不可勝誅而其愚亦可哀也夫近聞文義三山等地士者皆入彼道反爲夷奴所捉多人監獄云然則彼說之所謂避亂者真入閩府而避亂者歟世運至此誠可寒心餘只祝迓新增祉

答申楠溪昌模書

一葦可航有同隔世時一戀德益切憧憧伏惟歲暮

省餘道味與歲俱深令允與咸安侍積學生生闡親
 惠長時彌留復常杳期兒姪憂故亦相僕僕上焦下
 悶惺惺主君一無淨頓時節况乎者字與歲况每覩
 吾丈內不顧家外不翫世杜門自持畜德種書心常
 自肥何其高人一等耶其必有妙方矣願惠此後生
 退書完璧遲遲想見訝矣

與閔教官冰齋書

士被一日之容接而榮踰登龍者生於下執事得之
 矣生卑劣駕下無所短長向至高門賜以階前盈尺
 已為萬幸况又深荷借銀之惠遂以諧事適返而得

免窮道之歎私衷感戴何日敢忘伏惟卽辰侍退起
 居研經納福想見西窓永晝梅影橫斜好友圍爐興
 更不淺也生侍奉老親幸保碌碌但學未進而志益
 怠只自憂歎而已銀子今始奉完而至此遲之又久
 者限於力非盲於心也恕罪如何當躬進拜謝而日
 因於口授之業抽身無路姑使家姪替獻幸賜如見
 其叔之厚眷伏望顧惟買菜之傭谿壑難充又有一
 事伏懇者鄙鄰一士友有欲以程書換朱書者若要
 其主此書乃數年前所新印者而迺亦稱公貴架牙
 籤如或見逸買藏如何蓋以今時勢觀之此雖是芭

籬邊物若以吾文志力俱到當下用功之地言之則
豈非朱子所謂匪金厥籩者耶圖之深祝餘惟冀益
加自愛

與金慕古善私書

區區湖慕一念未嘗一日忘時與同心子語亦未嘗
不及尊座事顧無便通問訊但切懸懸忽行脚替傳
書益知文丈之不忘僕亦如僕之於尊座感慰何可
勝耶然竊觀辭意自置身於污下之地而推人高於
一等無一語勸勉之意而乃反稱述非其人則以高
明之見寧有是也無乃過謙而失實耶抑自貶而勉

人耶尊意所在固不敢知也第令允之懑憂患之苦
是何么魔聞甚驚慮也更伏惟拜書有日矣味道體
候清健學力益進憂苦至於釋慮否塵海風霜不能
病元城久矣區區麻疹豈足爲吾人厄耶惟潛心德
業益懋崇深使吾道不至墜地後生有所依歸是所
切望也豈可一於自謙而不思所以任負之重成物
之道乎生親侯幸無欠損而亦可安坐讀書然稟質
虛弱身常不健鑽紙事業亦不能專一况進於此者
乎每伏念禪家偈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
身之語爲之悚凜以此益望同門先進之胥誘胥誨

無使此愚蒙悠悠度生耳別紙下示不覺愧慙曾知
 如此則何敢開口耶定堂云云是何君子辭氣以此
 至有紛紛之說苦事苦事餘只祝益加護愛以慰遠
 誠

答金慕古書

前書既復而反有詰問其為洪喬耶毀定一語速自
 悔之教此誠古君子覺今是而昨非之事而亦可見
 近日吾丈搜得閩界克實而有光輝之實矣欽仰高
 風不覺神魂飛越也生接得勝隣不無師友之輔誠
 如來喻惟是久放之心難於收拾無一着得處只混

淪者去今承講得甚義理之問無一舉答者不勝悚
 汗下教欲大理舊業窺得聖賢微辭與旨座無書籍
 且日月既已遲暮云云雖是自謙而使人俯就之誨
 然以文文之齒比於蓬化不啻老少之懸矣又况充
 實之漸如執左契則有何遲暮之可歎乎且鯽子貧
 玩書籍之意若是其真切則世豈無李公擇之貯庄
 乎至於尾示又是不耻下問之盛意然以阿蒙之見
 何敢何敢但有此鄭重之教而終無一言之對則亦
 非長者下問之意故謹依教胎呈如有未當即為回
 教千萬幸甚

與金慕古書

向進承誨菊酒清香尚今未抹而只以路梗未得歷
路回叩辜負再三丁寧之教悚恨俱深生自彼發行
間五日抵于山水坐了二夜又費一日拜墓觀海轉
瑞德禮山三邑而歸栖其間辛苦之狀雖不可形言
於此一舉古人所謂於山於水三願者舉矣可
謂此生之一大觀豈不快哉先師阡表果未下筆尊
先文字以付送之意累累爲請則志山雖肯許之魯
東從傍沮之不得覓來書答則以從後爲言故亦未
得來魯東書茲付呈耳其才質可謂今世之英俊然

不無爲才所使之病其言論則於湖於洛實無所主
 而自謂折衷於朱栗兩翁以未發氣質之論爲不是
 而發後方有氣質之說爲是生拈出語類氣質門黃
 齋錄條及栗谷心性圖而問曰發後方有氣質之性
 則朱子何以曰氣質之性亦在其中栗翁何以氣質
 清濁著於心園中耶執事雖言折衷於兩翁其實則
 陰爲斥之也其可乎終不能辨明以後日更付之意
 爲言而不復答問故未終而破此甚可恨也此間多
 少事撓不盡達惟時致與口角

與金慕古書

霖雨支離人無不噎未審辰下旅中經艱候奚似前
 月惠書既爲奉覽而適發台溪故未卽奉報倘恕罪
 否惶翁去旬搬移以來臯比于鴻陽然凡百不如所
 料顏駢處居多且今世何世當今吾道永絕之日雖
 導得一二箇底人使不向別處走亦不爲無助而姑
 無一人向頭者是重可憂嘆鄙再從叔浦行往反已
 有日收錢僅合半千付送餘存後期那上韓氏門中
 早晚當送人矣想必日作鴻陽之行志山付書姑留
 此不付與月谷勁齋同伴轉顧千萬切企餘困憊太
 甚不能盡述惟祝加愛

與金慕古書

奉面已旬餘履道旅艱增相函侍兩化區區遠禱生
昨日歸栖足詢股麻尚今未解而惟幸親候粗寧耳
進謁台溪古道謙光有加無已壁破屋漏饘粥不繼
而無一蟻子之援其在事一之地寧不愧赧餘便駛
姑留不備

與金徽菴在璣書

教生苦痛一夜心神難定所稟五常之說極蒙反教
甚幸甚幸然昏昧無學者亦能知克歟之教又有不
能無疑於心夫無論人之賢愚而皆莫不知愛其親

敬其兄則本不當以充不充論於其間也故前賢於人則未嘗有充不充之論矣今若以爲蔽於物欲不能善養則可若以爲不能充則大不可且不學一字之人忠於君孝於親者自古許多是亦可謂不能充歟禽獸亦得五常之一體云者教生則據於朱子之說故言之如此蓋氣相近處指其理相近者則亦有五常之彷彿可言者故程朱之說萬物皆具五常云者間或有之矣更考諸子之說而回示切仰切仰

與金徽菴書

履茲泰亨經艱迓新貞泰明窓斐几深得賜翁之真

詮否教生一病沈痼雖時有小歇不數日輒復如初
 以此長時頽唐凡係勞心費力事一切不敢爲至於
 書冊束之高閣而煎藥是遣是豈爲人子者之道理
 生老病死回理之當然人之常事不足計較而但念
 自省事以來向學一心耿耿而不覺奄到此境中夜
 思之了無一得可以酬其素志者寧不慨然大抵日
 前爲學只是口耳不曾於本原親切處真實下工夫
 所以七八年悠悠泛泛無所據以爲田地自今誠欲
 痛自省察以收一分之功而疾病如此又無師友之
 助恐亦歸於空言耳不知函丈何以教之幸願推自

已所得以惠此一後生若何向者鄙族士範氏之往
叩仙高實是教生之所使非但小生之所使亦是竹
清叔之所使其間曲折想必得聞而屢日仰望高駕
之枉屈尚今無報是何故也或愆候而然歟抑不欲
惠此一後生而不能踐言歟若然則非所敢知實有
別故以然則或可踐言歟坐以待望固非道理然疾
病如右不能動作奈何奈何使再從弟與姪兒代行
以御高駕而還未知不以斥之否心身戰慄不備書
禮

與金徽菴書

再昨月溪上陪從之樂迨今不忘也謹未審辰下味
道體候冲福貴隣宋丈亦一安耶小生省狀依昔而
所工魚魚度了無足爲長者奉道者就塘翁墓石儀
通文來到已久而使令乏童奴合杳期甚是悶事與
宋丈相議多少間補助若何近聞溪上信息則不忍
言不忍聞矣孫男孫女一時見慘云天下寧有如此
抹撥之事乎餘人煩事撓不能盡白

答金徽菴書

伏蒙下書已跨月朔而未得修敬悚仄之心至今未
沫而瀚紙情辭令人感泣田事不覺失笑賜翁之道

如日月焉毀之何害素翁之意巍乎泰山損之何及
 噫彼何如人而乃敢肆言狂悖排節義毀先賢若無
 人之境而無所忌憚乎足見其不知量也而世道之
 寒心果如下示矣言之痛心骨寒而身青也謹未審
 辰下旅中服體候無至有損瞻濼區區不能少弛生
 奉親之餘間與兎輩誦習舊聞然新知不開舊病未
 克奈何奈何顧念先師平日眷愛之至恩負何大矣
 定堂慕古以先師行狀事前月作洪州之行志山金
 丈適在狴獄故中路旋旆師門之事觸處可憐矣賢
 兎加冠在卽故二兎起送而佇望高駕焉餘不備白

答金徽菴書

叫梧之痛匝域惟同不啻痛寃而已前書未復而後書繼至悚愧并深仍審尊體侯勝常伏慰馳慕也教生奉親蟄伏而只與諸從隨分看書然未能着心記得維繹玩味朱夫子所謂日誦聖賢書而不識聖賢之意者正爲鄙生發也如此而豈能有長進哉竊念函丈味道之勝育英之樂不自覺其神魂飛越也鴻陽之事不掛於文字已有盟約置之勿說可也且古人四知之語願爲深察焉嗚呼晉之陶劉唐之郭李之教其於劉操之不適何哉彼以利強我以仁義而

已所懷彌中無由告達只增恨鬱耳此紙即為付丙
伏企伏企只祝益加自愛以慰遠誠

與卞綱菴榮庚書

學錫頓手再拜言千萬夢外尊祖考奄忽違養是何
凶變承訃驚胆罔知云喻竊伏念年齡雖隆攝養無
闕氣力康寧知舊士友莫不以耆龜期之矧以哀執
事之誠孝出天足以感召無疆遐曆豈圖一夕遽有
此難謀之理耶伏惟孝心純至哀痛罔極何以堪處
尊阮府丈氣力亦何以支保惟望抑哀保壽強加餐
粥用體止慈之至情於無窮千萬區區至祝初終凡

百時月必俱想應無憾襄禮時多拘碍將何以經起
耶重為之憂戀無已學錫承訃之日固當奔慰以效
古人扶服之義而老親氣侯長時未寧不敢離側周
克如誠只自憂歎而已今才起送姪子略伸微忱伏
惟恕亮

與卞綱庵書

台溪之行明當據鞍否生得御并進之懷誠非不切
而適有親患又身病股麻不能遂意勸送此金友乃
以曾蒙台溪之眷愛者故也使執御而行若何石儀
場財事慙憑一鄙族人使之負擔才行傍近數處旋

以人微不信收殺亦難為辭事則然矣不甚強勸將
何以處之定丈駕懷山而尚未還旆餘恃此友口角
惟祝行利支安

與卞綱菴書

未審日來哀艱候萬支竊想日承函席講論經禮所
聞必富矣時引便風惠及深祝生覺齋在傍警發甚
多日前見逐於奴餘波傍及譏察不已一二人聚首
講磨亦將難圖奈何奈何屋債間或有自願來助者
而至於萬勘耶鄙近則作寒乞兒態立諾者五六月
而收效亦杳期藍谷與石谷諸處遣書已有日而尚

無回報是亦無肯從之意而然也依人作事固難如
 意豈能料狼貝至於如此耶餘在非久面叙不備疏
 禮

答卞綱菴書

向因長者之促還不能遲待旋旆歸猶悵缺如物在
 喉今承翰命瓊章隨之拜領以讀仰感不遑之至意
 拙構壽詩素昧調格又不成語既加斤正仍復揮灑
 其字畫之活動聲韻之溜亮並皆愛玩無數又何更
 書鄙三從姪質雖愚鈍而其志或有可尚每欲習書
 貧無以爲力今有此愛貧者之盛教又得居停之有

主故茲強起送默其去者與送之者之無顏則俱甚
矣幸恕諒而厚施汲引之盛德發其蒙蔽而俾得君
子心畫以歸千萬切望餘不備謝上

答尹監役奎炳書

功服人學錫頓首再拜言千萬夢想之外尊先孺人
奄忽違養遠外承聞驚怛實非例言伏惟孝心純至
含飴思深思慕號絕何以堪處况老年居喪氣力必
多致損惟節哀順變強加粥餐無至以孝傷孝區區
至祝學錫私門不幸今月十四日遭從叔母喪摧痛
不可言誼當奔慰而道路修復罔能遂誠只自嘆悚

耳謹奉狀

與尹監役書

省禮白日月不爲孝子留練祥只隔孝心孺慕益復
如新伏惟哀體候神扶萬支竊惟不可因哀而廢事
講學研理朱呂諸儒之所勗乎憂服者也老而好學真
可愛之訓程夫子之所勉乎高年者也伏乞丈丈不
以年高而怠學勿以因哀而廢事益堅志操益崇明
德卒究大業爲世教斯文之光焉切不勝冀祝之至
學錫近迎暉菴先生移住鄙近三陟等地及忠陰慶
尚諸處士友來學者甚多時日追遊非不無薰陶麗

澤之樂而質本冗下未有長進是可憂歎第欲一晉
 廬下以慰純孝哀痛之萬一又歷訪邶上同門諸君
 子講質平日蓄疑而山川寬絕且人間事不孚於情
 者多矣不能如誠是豈情乎惟祝節哀無至傷孝子
 萬

與李景憲 鍾萬書

向者在顧雖獲一夜之款心適撓所懷未盡吐所疑
 未盡質奉別以來益增惘然之思也伏惟寒事斗大
 侍學佳勝益增充養以至於至火至強塞乎天地之
 境耶深為吾兄默禱而竊願一御下風也且有一語

奉告者朱夫子嘗曰中原之戎奴易逐一己之私心
 難制此豈非今日吾儕之所當服膺者乎以凡聰達
 必不待此愚陋之言然或似為絃韋之一助故敢此
 貢愚申雅間果旋旆耶歲內如昨上京投書示之若
 何洛書昨有到着今才付呈第自經痘痛頓覺元氣
 大脫至於文字上工夫亦不能下手况敢望進叩仙
 宥以聽卧龍之密籌哉手戰不能一一

與朴景福 世永書

積懷何時可叙在鷄飛牛鳴之地相面猶尚如此之
 難則其在遠外從可知矣婚媾之好知舊之情果安

在哉甚庸耿悵謹問歲忽窮矣依然如赴壑之蛇尾
 此際侍退起居奚似竊惟吾兄多年生啖之餘氣完
 而神精必有却老仙脫之妙矣為之仰艷不已令允
 送讀城南已有日云聞甚奇喜間果反面耶弟慈候
 幸無添節新婦善在惟身家志弱氣衰齒豁髮焦百
 病交侵恨不能早學吾兄之妙術也然此猶屬歇后
 最是緇髡之網四面緊張欲漏無地此將奈何噫吾
 儕鮮民生丁不辰親遭此罔測之變生之不如死也
 久矣豎而萬世橫而萬世一箇碩果今焉永落彼蒼
 在上胡寧忍斯雖然落必更生其理甚明姑且待之

但屈左徒長年度世之願萬無其望是足自歎者耳
 兄或有脫網之計亦如却老之妙術也耶第待新春
 一賜賁存而叙懷若何餘祝饒迓多祉

與朴景福書

月前南遊過仁里巧值御者出他不得一握叙懷遙
 遙景想有同卷上人令凡去後眼中不復有故舊情
 訊如之何勿思浩歎浩歎自賦碩鼠侍餘讀禮鄭重
 風土人心無至決望否攻課見在何書思索義理幾
 何竊觀吾兄稟質既明又親炙家庭之教入道次第
 庶幾不大差所以奉勉者惟在久於一而不移耳蓋

質之清者或患其不重不重則難久勢所必然惟况
千萬自力焉第深伏窮山菽水粗遣讀書之功雖不
敢專廢而懶怠成痼寸進尺退日負初心回首茫然
甚不自聊以此耽寂寥處將以今旬間入忠州惺翁
宅為計未前庶做一會否千萬企望不宣

答朴景福書

國之亂亡何代無之萃變為夷頭化為僧豈有如今
日者哉痛矣痛矣念道術之求絕哀吾生之艱危伏
蟄窮廬自誦長楚之詩而已惠書忽至忙手開讀初
叙知舊契濶之情末言現今處義之方義嚴而理到

情溢而辭至吾儕見義分明俱皆如此何歎乎今日
 之暫相契濶哉抑可見吾兄近日進修之工不已而
 見識之卓越又非餘人所可及也欽仰高風不覺身
 在此而心在彼矣教示深入埋跡云云愚亦初非不
 有意然舍伯委在病席已經兩月日事刀圭且隆老
 在堂不忍離側與兄同情故忍見子姪與隣里已被
 強削而腐心飲泣苟坐于此運命到此自覺辛酸息
 婦之歸絜聞安候寒暄姑閣

退雲集卷之二終

退雲集卷之三

書

與尹承堯別紙

禮書之外輒有愚悃謹此付陳某固陋無似雖不能
納拜於尊先君無恙之日然每因士友之往來其好
古之清德式穀之篤誠迥出常人者則聞之熟竊欲
一造門屏承聞其高致矣天不相仁孝遽至大故驚
愕戀繫尺疏莫旣惟聞哀執事守制之餘能節哀力
學席間施教者亦有其人此爲吾道之幸第念今日
是天地人獸雜糅陰陽消長之大期會也凡服儒冠

儒者莫不以衛正斥邪爲大義諦况我先師惺菴先生平生苦心惟在於此吾輩所以續述其志者夫豈有他說哉哀執事雖在夤然深黯之中其所惕慮者常不外於此卽所以爲學者亦必有可聞者相去落落無由承聆其一二茲爲所介介也某學不知方先師捐背俵俵餘生傲仰無地自茲以往所以一念求助於同門諸公者不能不益重且厚唯執事察此苦情時惠藥石之誨焉區區不勝厚望

與金魯東書

學錫敬白于金斯文執事錫固陋淺劣無所短長惟

愛賢好德之情耿耿未泯每聞有偉人正士輒忘已
 分一例慕嚮而願趨下風矣自我同門士友之往來
 于尊春府令監門下盛聞執事德義之盛風節之高
 私心欣慕常恨無由一造其廬奉瞻德儀而承聞緒
 論之一二也昨秋猥進門屏獲侍令監又交執事安
 以所聞湖洛說數条進之執事乃不以鄙卑而外之
 開心見誠言笑樂易右洛左湖就證尤栗書或獎或
 勉殆若被文綉校鹿豕強駑駘以千斤之重蓋其獎
 與之深固非陋劣之所敢承當者而惟其議論之間
 憂道之誠傷時之志超出常情所以警策陋劣者至

矣於是深竊自幸受賜之甚大而區區願趨下風之情益萬倍於前矣日暮古為傳執事之言曰錫以不知性理說等語貶屈執事噫此言何謂而至哉執事或過聽人言而云然耶抑察其言觀其行之謂歟若由刑之謂則錫本固陋那上執事之外無一知面者有何間言若由後之謂則以執事之聰達固以察之明矣噫此言何謂而至哉但有一事可疑者錫之宿暘谷日主人問執事湖洛言論之歸重之如何錫妄答云聽其言論則今雖右洛實不知將來斷案之如何是言則有之蓋不知將來云者執事謂多讀朱粟書然

後乃勦斷云故錫言亦如此是言或爲之崇而傳之
 者誤耶竊觀世之自好而侮人者非不有之第觀其
 所言所行則猶有高人一等者故乃能自好而亦侮
 人至於陋劣如錫言則初無一長可取而擬之執事
 不啻黃鵠壤虫之辨每有彼何予何之歎何曾有一
 毫慢侮之心乎况前日趨慕之情既如彼今忽反爲
 此貶辭則是乃失性之人錫雖萬萬無似必不肯此
 然是皆錫之學不篤行不逮誠信不見乎於人之所
 致復誰悉尤所以如是縷縷非敢明已過蓋恐或致
 乖張不得卒趨下風以諧宿願也切望執事慎勿信

往來之誤言而疑慮於其間悲其志而矜其闕俾托
遊從之末煩賜德吝以卒大惠則非但此陋劣之大
幸實又執事盛德功用願垂思焉

答金魯東書

向者猥陳愚悃而奉浼焉僭率極矣恭俟罪譴孰謂
曲容而不之罪反賜寵答傾倒搗謙而不我棄乎時
時投讀有如合簪而受針也示諭性理之爭固置之
華夷之分尤可辨云云誠出於執事公公底意而亦
可見傷時憂道之盛心然若猥末世紛紛之弊一向
固置而不講則無或爲一噎而廢食者耶愚則以爲

塘翁所謂謂理氣之說無闕於日用修治之功而不
必講焉者世儒之陋見而反與爲異端之助者之訓
亦不可不察也執事以爲如何厚恃眷愛復此陳愚
倘恕之

與延元錫書

思想之苦落在第二件事矣惟別來三朔美業想應
長進而無由面叩居常耿耿竊以是耳每觀吾君爲
人真實有餘守拙爲長其不爲恃戾則必矣但習性
懶怠志氣昏沉遲回等待之意多忿發刻苦之志少
此於進就殆非細病近能拔去此病乎否蓋吾人之

為學當此人獸相混儒今廢之為人物性同之大變一造

是火變亦儒釋無分之日在古之釋氏其所見極處乃

善而又其言不足畏而辨之不難今之儒者知有性之

不可不過只要此心下而融化氣習洗刷物欲上而

尊畏性命嚮望聖哲以冀免於禽獸之歸罔或陷於

異端之盜肆而已更別無妙法願賢者立腳實地明

心張目不計利害禍福只以求道守義為當下一等

事功每就心之存主身之動用處仔細究勘如有與

性理相戾氣欲相近者便須痛加克除勿復有因循

悠泛之失也噫環顧左右所可與共此事者能有幾

人乎哉賢者於此事宜有可爲之志而專不留意甚
可悶也吾亦自耘未能而相愛之地不覺傾倒至此
得無責人明之譏乎然聽之善者不可以此而自慢
也只此不盡

與延元錫書

昨日惠翰不得其梯尚此遲報愧悚不可言示喻未
到一行字字疑惑云云可想美課之有進慰喜慰喜
蓋有疑則必有知之之道况勿以多疑而怠之讀而
思思而讀勉勉循循至於人十已千之功則豈無會
通底日乎且孔聖不云乎就有道而正焉此正今日

吾儕離群索居者之所當服行者也然則豈是逐日
聚首促膝然後爲學哉昨月初惺菴先生搬移于飛
鴻有道之門莫尚於此何嘆乎無質問處乎從速一
來與此中諸少聯袂進謁至佳寫來丹子甚楷正愛
玩無斃惟冀侍學益佳

與金敬植

得見抵家免書辭義鄭重不俗字畫楷正不放於此
可見美工之進步處慰喜慰喜顧今禮義化爲糞壤
人類甘爲禽獸之日若有讀書之名者雖曾不識面
人余嘗眷愛而不忘况君則誼列館甥情同一家吾

之所以期望於君者尤當如何哉願君迨此早年勿
爲浪遊煥發心志刻苦工夫期底有成以不負此漢
之所顓望也第見書中有浪遊之語蓋今之讀書者
於知舊書尺例用此套以爲自諷之辭然此實不免
浪遊者之言豈不可惜哉勤則有成遊則無物小事
尚然况欲學斯道之至精至微豈有遊而有成者哉
切宜戒之戒之見讀鄒書至第幾編耶蓋梯註至經
七書何則不然而四書尤爲其最若使經自爲經註
自爲註則雖讀至萬遍徒弊唇舌別無得力必也以
註之一字一句襯貼於經文以觀其無增減詳略然

後註意可明註既明則可以單讀經文而經之義瞭
 然矣然則讀之者篤信註說當有加於經文耳今人
 以初學之稍通句讀謂之文理既暢此蓋文義非文
 理也知其如此者文義也知其所以如此者文理也
 凡遇文字既知其如此而又求其所以如此然後古
 人立言之本意乃可知也此是看書之一部要法而
 每說與如君諸少無有聽解者可恨願君看書每用
 此法一一試之則何患文理之不通乎切勿以書生
 常談而棄之也稍待暑退清秋望間一來相見以慰
 此繾綣之情如何餘情草寒暄姑閣惟冀侍學自勉

與金洪準書

居今行古有儒者氣像吾於兄見之矣其在姻婭之
好者豈不與有光榮哉欽仰無已伏惟比毫尊堂氣
候益康寧侍中棣體護重令胤昆季俱安侍篤課賤
息亦無恙否竊念渠甚昏愚又無閨訓其於宮事必
多違愆幸望以兄仁德庇護教導以嗣德門徽範而
無尤其爺孀之昧於教女是所懇禱第近以先師襄
奉事作鴻陽行費多日而歸栖則悲違忝忙之餘
身心俱困殆難振作而第二姪兒昏期又在於今旬
九雖無干涉心自擾惱少無安頓時苦海茫茫不足

以喻其真境惟老親氣力粗寧是爲伏幸者耳兄或
無一顧之期耶若賜惠然則蓬戶益增榮美亂草不
備禮

上族叔在瑛書

族姪學錫省禮白嗚呼尊先阮府松菴大夫之喪事
實出於千萬夢想之外驚怛之極寧欲無訛也年齡
雖高氣力尚康健且平日攝養無闕謂當克享遐曆
以幸宗族以福後生豈圖一曙遽有此難謀之理耶
痛哭痛哭伏惟日來服中體候不以哀疚而有損慰
濼區區無任鄙悵族姪平日愛慕依賴之情罔不後

於諸族而病不能扶持葬不能執紼泄哀一哭亦後
於人情禮兩缺此何人斯茫茫窮宙此恨曷旣且今
以何辭仰鳴於吾叔氏之座下哉只自悚惶而已追
輓數絕忘拙構呈倘無爲累於先阮大夫謙冲樂易
孝友清介之純德耶否病處一一訂示千萬伏望餘
座擾不備狀上

答族姪泰鮮書

一嶺之隔如阻弱水忽承翔矧之報驚慮萬萬夫憂
患之踵至固人家第一悶事况君家則昨今年來已
喫盡多少憂戚哉焦悶憂慮之情想必難堪矣爲之

悶悶然有一枚此請爲君告之橫渠先生曰貧賤憂
戚庸玉汝於成也幸復玩味斯訓隨分讀書不至傷
心而唯以仁義浸灌培壅則雖在大不可堪處可以
小安而自不能害吾自得之樂也挨末省狀依昔而
只與諸益爾爾過去耳何足云爲吾雖不去君願頗
來使此山間不至寂寞也只祝萱堂惠侯康復

上族兄竹澗天錫書

書來已久第不在家稽謝至此悚惶卽深謹未審春
早旅中視篆體侯萬重三雲與諸族丈俱得萬安否
貢祝無已挨第以杜門祠享祀事作開城之行歷覽

勝國故都先賢之遺蹟而歸可謂生平之壯觀然困
 憊忝甚不能振作自憐自憐惟幸舍伯之患侯漸有
 復常之效是為私分之萬幸耳譜事幸賴尊兄之勤
 誠幾至斷手之境云閭族之幸孰大於是路遠事違
 未能助一分之力是為可愧者耳奉安文中陶牧云
 云陶隱之著世不如圃冶之著顯然其辭官棄世杜
 門自靖之義則亦如我先祖故取而用之其下杜門
 一時名垂無極之句如有未當爛議改之如何譜序
 與跋文為其後孫者無一著名者耶事甚沒風致與
 諸族相議付一二篇序與跋文若何姑留面議為計

耳

與譜所族中書

拜別以久幾乎忘面瞻雲耿耿徒勞夢想伏惟履茲
花辰靜體度萬重各宅均安否遠外仰祝區區無已
族末等苟保步狀而族兄天錫自那上急歸竟遭叩
盆之痛篤老情事令人矜惻譜事積成卷帙幾至斷
手云聞甚慶幸然鄙門某氏持其私派小文字盡欲
編入枚世獻文中云其果然耶蓋譜者家史也貴乎
簡而不煩文者載道與事之器也文不達意雖多奚
以哉若以如彼之稱謂事實而不足爲事實名以狀

德而不能狀德之文混入於上系文字之中則將何
 以公諸世而傳於後乎其不思義理甚矣切願與邦
 上知事僉員相議斷正自上系以至鷹岩梧峰養一
 龍崖四先生文字而止其下雖有善文卓行之記不
 得編入深望深望且彼或偏執私意苟不聽從以印
 出費用自其派負担而別為一卷刊出之意率拒而
 絕之若何又有一事仰告者鄙派舊譜中尤菴丈岩
 諸賢文字不可不編入於諸文中而當付之於何處
 耶鄙意當付之於新序之下別為一段似好耳那上
 僉意如或以此老文字有不滿之意姑為付之則第

待印出成帙之日更有好處之道矣以此深量若何
覽書後以此密通之意勿使其氏知之以僉員之論
善爲解說雖已成篇更爲改正千萬至望厚特雅量
陳此瞽見知照焉

上族叔松隱在英書

環屋千峰幻作紅羅世界阻字固難堪獨坐吟秋秋
亦至那中矣獨起步月月亦照這裡矣挑燈讀書書
亦叔主所讀商量心內事想亦不甚同異也然則所
阻者不多所不照者尚多常常以是自寬未知叔主
亦如何爲懷也朝夕得家信幾封讀書幾卷思索義

理幾何夜來安寢朝起善飭否馳念益切不任遠誠
 族姪學錫省狀姑安是爲幸私然顧此無狀賦性偏
 急發言處事動乖理致非不欲矯揉變化而用心不
 剛無異枚捧沙而填河朝悔夕忘常切自悼而已向
 者一宵奉陪迨感厚意至於謹言之誨至此敢不佩
 服而屢省焉近聞往來相傳之說則松洞某某族人
 以姪之不可請願事妄相張皇云不幸一動而以父
 母遺體得此題目於諸族仰愧俯忤實欲無生然有
 疑晦未祛者不敢不奉質焉嗚呼時變罔極禽獸縱
 橫而五百年朝養之衣冠文物二千年孔孟相傳之

道學至今日而墮絕無復形影乃天開地闢後第一
 大變也士君子不幸而生於此時一事一行或為彼
 奴之所行則漸為彼邊人政宜隨事立脚舍命効節
 可以言而扶抑之則扶抑之可以身而從違之則從
 違之要使天常之寓於人心者不至到底滅熄以為
 異日來復之基決不可畏威龜勉隨眾苟簡上以負
 先聖先祖下以負來裔中以敗自家百世身命也以
 故愚妄者但思宗族相愛之情誠實痛傷不量其力
 之不足竭誠盡言欲以救其一分則紛然之說四面
 而起睚眦訾謗如對私讎蓋嘗寒心而亦一竊笑也

且有一說若使如有德色而請告於彼酋奴設此宴成則若三孝先祖之靈雖在於上其肯樂曰吾有孝孫而下鑒乎為不鑒乎且今世有道之君子如或聞之則善事而來叅講席耶然則學錫雖無似豈苟同強合以利宗事耶借曰能之其扶樹宗事不過一時而已其傷害義理之罪則雖億萬年難洗矣且得罪於三孝先祖之靈奈何雖或至愚其肯以此易彼耶然事已至此罪實在余只自慚愧而已故只思抱此遺經守吾拙而已此外更無所望也從此前日眼不識人之戒共相留意可也自聞此說萬慮都灰但松

江一曲往來心上心有未了之憂形有未平之苦爲
靈臺主人翁者誠亦難矣然隨喙爭鳴如何其一也
置之不復道而用力於尚屬自己者不亦可乎可笑
可笑愚妄之見如此非以爲必是欲以求正乎叔主
耳幸望肯教如何如何餘只祝衛道保重副此遠誠
與或人書

去年夏間相別殆若夢中夢而又爲一周矣縱未能
暢叙幽情如前日同苦之日只自時月相對以補不
及之過而未可得焉是豈曰同志乎以時稍無警言以
地越數崗也而如是若在數千里之外警急之時則

將何以得見助耶然則是不若不同志之爲愈也然
 爲學者生此不辰目見罔極之禍而不得相會於一
 處散落如晨星楚楚避身於千變困厄之間苟苟講
 學於萬山草樹之中此則時勢然而然也恨歎奈何
 先儒有言浩天不復憂無疆也千秋必反古之常也
 弟子勉學天不忘也此豈非吾儕今日所當佩服之
 言乎若使吾儕各自爲量用力於學文則安知今日
 雖爲離散他日更有復合之理耶且古人有獄中受
 尚書者舟中講大學者此豈非吾徒興感之事乎吾
 徒當此斯文永絕之日豈以苟苟朋友間相離之懷

常掛於會中如兒女子之爲而不勉於學乎以是自
慰于心矣然每至於不能覺悟處未嘗不懷兒於心
目間也引領南望一崗如千里而只見來鴈歸雲都
無心而已相別以後平安二字亦不得聞况其他兄
所工與所讀乎帳鬱帳鬱謹未審秋來侍餘學履俱
勝又有超脫於世俗之樂乎深慰馳思第索居蓬戶
親候粗安而別無大患但心志不固不能超脫於物
擾又不能點檢自己一日十二時念慮動作昏惑紛
擾無以察義理之歸如是豈有分寸之進哉以顏子
之明睿其始也有鑽彌堅之歎而循循從事於博文

約禮之功積久而竭其才故能造其極亞聖之才猶如此用功况後生末學之萬萬不及於顏子而又爲之不力則何敢望其有分寸之進哉此則脚退而欲望及前人者也則何爲而當免於小人之歸哉願聞吾兄之一言近讀先儒文集見得親切之語而亦可爲自家箴戒故茲以仰告張橫渠云義理有義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朱夫子嘗與蔡西山書曰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卻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又訓門人曰須是忍辛耐苦做得不快活底工夫乃是好消息久

久須得力也凡此皆自家病痛對證之方藥也而又
 有不可一向如此辛苦者亦必有時時虛閒休養意
 思乃與向所謂忍辛耐苦不快活底功互相滋益不
 可闕一也故學記有息焉遊焉之說夙興夜寐箴亦
 謂讀書之暇間以遊泳發舒精神休養情性皆此意
 也然非欲學者流於怠慢之謂也只是虛心玩意以
 悅適情性宣暢堙鬱調和氣體而已其於俯仰顧盼
 之頃優遊涵泳之際昔所辛苦而不得者又往往不
 覺其自呈露於心目之間朱子白鹿洞詩所謂深源
 定自閒中得妙用元從樂處生是也夫閒中所得之

深源樂處所生之妙用豈曾無辛苦積累之功而一朝無故自得且自生哉其所由所因者久且厚故所得所生者能深遠而無窮矣自顧自家之病不能如此用功而遽望有悅豫之味安定之樂又苦其耗塞之甚耐忍之難而歸咎於性質之不美譬如鑿井其能矻矻用力掘至九仞而不及泉猶不已其功期終至百尺而得泉成井豈不難哉可歎可歎平日所懷因兄僭發勿以為鄙俯賜一言則惠我莫大於責善亦已至矣便忙走草語不成說字多踈漏幸勿恠訝餘衛道保重是企

通鑑卷之
三
答或人書

去月十二日郵書二封今月初三始得承捧阻悵之餘欣若對語仍伏問濃陰蒨翠侍外棣體上連護萬安幄菴丈席亦氣體康寧否濼仰區區遠祝生省狀依舊粗寧而近處諸益姑無故度日爲幸耳第所示朴生容鎮伊時還家而尚不進謁者應有不好學之弊也勿爲盛慮焉塘翁文集書役事左右或有助之耶又近暑炎必不堪耐耳將欲令其謄抄者若而人若過暑月則以七月初進拜爲計矣執事以鄙意一稟告於先生以副區區之忱千萬切仰餘煩了不

備謝禮

與或人書

前日付書想必入覽而竟無回答或為殷洪耶抑不
肯答耶悵鬱殊甚伏惟花色爭妍東君告饑大庭氣
力視舊益康侍餘經體事清休子舍進業日益富耶
仰溱且願第奉老粗保校分為幸耳聞近日尊閣沙
牘兩全書聞甚佳悅而路遠無由借覽可恨可恨昨
者第之所懇粟翁全書亦果入量耶第之舉此役實
非欲殖利乃欲見一帙之心而到今思之可謂妄舉
而狼貝甚矣切願吾兄雖百難中憐此事勢尊閣一

帙則豈但為弟之福哉兄宅牙籤亦充然矣圖之必
 望兄雖不肯弟若一帙携去則將若之何哉回示立
 俟立俟餘情草不備禮

與或人書

年例春初常有一枉今春竟孤此心鄙懷耿悵猶屬
 餘事而於此有以仰窺吾兄出遊之無暇旋為仰歎
 竊聞向者令季昏日兼舉六庭晬辰之飾慶仰想綵
 衣供悅吉祥溢門為之攢賀無己但自恨恒坐冗撓
 未得趨拜於稱觴之日勢雖使然情則可知幸有以
 恕亮如何壽韻一首忘拙進呈以替頌禱之誠幸進

異之論乎有一語可定者朱子嘗解程子之說曰人
 生以靜以上卽是人物未生時人物未生時只可謂
 之理說性不得此所謂在天曰命也緣說性時便已
 不是性者言緣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
 形氣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故曰便已不是性也此
 所謂在人曰性也據此可見性與理理與命名稱之
 不同矣蓋單舉一字則未嘗不可互言而對舉兩字
 則又未嘗可以互言如此處互換性理字曰只可謂
 之性而說理不得互換命性字曰在天曰性在人曰
 命則其可成說乎文文每於單舉對舉言者一例看

去專以五常太極爲一原而殊不知太極與五常相
 對而言則太極爲一原而五常爲分殊之理以理與
 性兩字相對而言則理爲一原而性爲分殊萬物之
 性專言理則皆同太極註曰分而言之而各指形氣
 所稟而言則不同孟子生之謂性章註曰以理言之
 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
 哉以理與氣雜而言之則人人物物皆不同語類程
間錄論通書性者剛柔善惡中之說曰所謂剛柔善
惡中天下之性固不出此五者然細推之則極多般
樣千般百種而一原分殊及性與理之名位之不同
不可窮究矣果無違於先賢說性說理之本旨乎若不先究其
 仁義禮智名義之不同與古人所以必以是四者名

其性者而遽以一理乞之則幾何其不流於懸空說
 性者乎下教曰仁義禮智曷嘗有間架乎至於七情
 四端然後始粲然故孟子以四端言性之本然也者
 以此也云云此段語意以愚陋淺見尤所未曉試畧
 言之四端之立名以未發言乎以已發言乎若以爲
 四端情也非未發言乎則已若以爲已發言乎則是
 於未發之前性無仁義之辨亦無仁義之名而既發
 之後方有仁義之名仁義之辨也又於未發之前理
 氣名在一隅理不得爲金木之理仁義之德而必待
 其隨之於已發之際而後方爲金木之理仁義之德

也然則是不過與江門崔梅玄冠諸賢隨發異名之
 論而以未發之性爲無名稱無條理底一物是果吾
 儒相傳之旨乎請以塘翁當時攻破諸賢之說一爲
 誦之試一思之若何塘翁曰渾然太極之中元亨利
 貞之裡森然已具渾然一性之中仁義禮智之德絜
 然已備元亨利貞之上無所謂太極仁義禮智之前
 無所謂本性者也此訓豈非前聖後聖相傳之旨乎
 孟子以四端言性之本然云者孟子舉四端而推本
 性之本善云爾非至於七情四端然後四端始粲然
 之謂也若如文丈之意宋子以四端謂亦有不善然

然則德亦有不善云別紙下教又以別幅仰對多以辭害義而一一指示則幸甚幸甚

別紙

夫性夫子之所罕言而子貢之所不得聞者也若其名目則因前聖之言而證之則安知先聖之言如證者之意乎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程子釋之曰卽理也之謂二字易之以卽字則可見人物之不同而又見性字理字之不可混稱矣若以父謂子以子謂父則無倫甚矣朱子又釋之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

為性云則是以稟受言緣言稟賦便有不同此豈以

性同為說者哉

朱子曰若論本原則有理而後有氣故理不可以備全論若論稟賦則有

是氣而後理隨以具又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

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朱子釋之曰人物之生

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

此性字即朱子所謂陰陽五行之為性各是一氣所稟之

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為不同者獨人於其間

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專其性

此性字即朱子所謂五行各一其性則為

仁義禮智

信之性字為少異耳雖曰少異人物之分實在於此

曰得形氣之正曰全其性為少異云則可見成形之

氣不同而所賦之性亦異矣人物所以分實在於此

且孟子牛之性馬之性尤翁雖曰以氣質而言朱子亦曰微言氣質也以微言二字推之則兩翁之意蓋可見矣蓋凡言性者皆因氣質而言者本誅而孟子言性他處却無此意又朱嘗直道氣質之性故人之昏明強弱之性不齊者皆無所從而知之故後人謂之不備然於此章言大牛人字則大牛人即氣質之所具也此即因氣質言性之意而微發其昏明強弱不齊之端者也兩翁之意蓋以此云爾非直以此章言性謂言氣質之性也若以其言大牛人字而便謂其氣質之性則彼乾健坤順木仁火禮因氣質得名

者果皆為氣質之性乎且如以此章言性謂氣質之
 性云則孟子言氣質已不翅直絕矣安得以微發為
 言乎孟子此章言人物之不同則下牛歟馬歟字
 而異之子思則着之謂二字而異之程子則下即字
 而異之朱子釋之則於中庸以各得釋之於孟子以
 全其性釋之於此數說橫解豎解而未見其性之所
 以同也安知先聖之意果合於證者之意乎大抵就
 人物上除了氣獨以理言則渾淪一體不可以一理
 一德名之而天地萬物之理仁義禮智之德無一不
 具於其中矣

中庸二十二章章句人物之性亦我之
 性太極圖註分而言之萬物各具一太

極及孟子禽獸章註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性也 然就人
理以為性皆是也此人與物皆同之性也

心中各指其氣之理而名之則木之理謂之仁金之
 理謂之義火之理謂之禮水之理謂之智四者粲然
 不相淆雜而亦不雜乎其氣而為言故純善而無惡
 人則稟氣皆全故其性亦皆全物則稟氣不能全故
 其性亦不能全此人與物不同而人則皆同之性也
 孔子所謂各正之性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
 性善朱子所謂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
 所得而全哉者是也以理雜氣而言之則剛柔善惡
 有萬不齊此人人物物皆不同之性也孔子所謂性

相近朱子所謂極多般樣千般百種不可窮究者是也。就氣中單指因氣質得名之理而謂之本然之性則何害於又言氣質之性指理氣相雜者而謂之氣質之性則何害於又有本然乎此愚之尋常究之而不得者也。下教於本然帶氣云者誰敢以本然雜氣而言乎不思人言之所以如何而但欲驅率降幡則其肯首之乎且所謂未發前言氣質則有善惡云者本以氣質言非以性言也。蓋人之氣質清濁美惡之稟本皆得於有生之初故當其未及變化也雖在未發之時其合下稟得清濁美惡之殊者固自在矣但於此時一於靜而不用事則亦無以害其性之中矣。

故雖衆人亦有一時未發則與聖人無異及其外物之邪正觸其形而動其中也氣質之美者感其正而趨於善氣質之惡者感其邪而趨於惡此理勢之然也然則何害於子思所謂未發之中中節之和哉若以霎時刻未發謂氣質便能頓變而爲純善云則子思所言未發戒慎涵養之功已爲贅言矣其可謂不易之論乎此亦愚之眞晝宵思之而終不得者也

附宋松石書

夫性夫子之所罕言而子貢之所不得聞者也豈是眈然後生之所可驟語哉若其名目則因前聖

賢之言而證之也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程子曰即
 理也朱子釋之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
 成形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
 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孟子
 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
 之朱子釋之曰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
 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其爲不同者獨人於其間
 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爲火異耳雖曰火
 異然人物所以分實在於此且孟子牛之性馬之
 性尤菴以爲亦以氣質而言也朱子亦曰孟子於

生之謂性章微言氣質也蓋於中庸則以各得以
 爲五常之德釋之於孟子則釋以同得以爲性而
 其所以異者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
 其性爲少異耳於此數說者未見其性之所以異
 也蓋性雖理之墮在氣中拈出理一邊而言則本
 然也子思所謂天命也孟子所謂性善也程子所
 謂卽理也朱子所謂理自理不相挾雜也栗谷所
 謂理通也此通人物一性也若帶氣而言則氣質
 也孔子所謂相近也孟子所謂牛馬之性也張子
 所謂氣質之性也朱子所謂不相雜也栗谷所謂

氣局也此人與人異物與物異也且於本然既以帶氣而言異則何必更言氣質之性而氣質之所以異者又何也此愚之尋常究之而不得者也且未發時言氣質則有善惡夫氣質之惡豈非七情之熾而偏者耶子思既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皆中節謂之和以此究之則於其未發時又安見其熾而偏者耶且於未發之時言善惡則焉得謂之中而發皆中節之時亦必有善惡矣焉得謂和耶此亦愚之晝宵思之而終不得者也

答曹錫範書

積歲瞻望無計一會徒勞夢想意外華翰忽墜於塵
床其所以撫存愛予之意謙恭向裡之功可見於辭
表三復感歎之餘竊有所喜於私心者現今鮮民之
生不如死之久矣 宗國見吞邪說暴行三千年先
聖遺道五百年朝宗禮法掃地蕩如而人變為獸甘
為離役間或有志於斯學者又皆散處不得合并以
講其所聞而往往有忘其初心安於怠棄書疏及面
罕有及於講論者法門之衰敗未有甚於今日矣每
奉來疏獨以講學為言此雖其自謙之太過顧人之
甚勤因是亦有以見向道不已之盛意也當此純陰

之世斯學之脉庶其不墜而忝在朋友之末者亦將
 與有光矣甚幸甚幸至於縷縷教授之喻竊恐竊恐
 執事有所未察於此漢之實狀而有此易言之失也
 僕自弱冠從事師友之間人或歸之以爲學之名其
 實則才甚駑下爲又不力自欺欺人了無所得奄及
 古人立志之年而學不知方去益昏暗上所謂忘其
 初心安於怠棄者實爲自道耳豈有一知半解可以
 仰助於哀執事者哉然既有盛教以不知而終爲默
 然則亦非執事愛予之意故敢以別幅貢愚如有未
 當一一指教偕之大道如何如何謹審春和哀中慎

節尚未快祛為慮萬萬竊想居憂氣力異於他時幸
 多方調治庸副遠祝切望錫奉親粗遣姑無大頓但
 入此年來同業者猥眾皆稚鹵村秀才也日臆决唇
 焦而已無可閒靜下工時苦事來汝之教非不有志
 然每常苦於免儕酬應未遂眼恨別紙所喻誤以至
 今之語善哉如非吾執事好仁樂善之誠安能乃爾
 乎悅而又繹更為切祝且審以鄙師門之無答書有
 多少說話此雖出於執事求道之急然而實不深思
 師友間相從增重之法門故也何者執事之見於暉
 丈也其未安於禮者有一即愚之前書別幅云良以

是也然則執事之心雖十分誠服於惺文惺文之心
未必無疑於執事何不自反而固欲答乎願反思而
益加功夫益養精力以待服闋髮長之日而齋誠更
謁則惺文豈無眷顧之禮乎厚特雅量布此衷赤垂
諒焉餘惟冀文護以副此遠情

別紙

竊詳來喻以心之屬氣似有聽瑩之意而欲成證案
請畧舉諸聖賢之說而質之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
弘人朱子釋之曰人心有覺而道體無寫心若非氣
則安有能弘能覺之妙哉

栗谷曰氣有寫而理無寫

朱子曰性猶

太極心猶陰陽也 陰陽非氣而何栗谷曰性理也
 心氣也尤菴曰心是氣而性是理氣即陰陽性即太
 極也栗尤兩先生直稱心是氣則尤益分曉矣蓋心
 性之說始備於孔孟而得孔孟之心者程朱也得程
 朱之心者栗谷尤菴也栗尤之言最後出朱子曰後
出者其言
益故其言尤為明白易曉溯而上之可得孔孟程朱
 之心也然則鄙之說即不過為蹈襲古人之陳言而
 已大抵今日之論心者不待說理字而只以神明精
 爽虛靈者謂之至善愚意恐非群聖賢之本旨而無
 辭逃於異端之同歸豈非惑之甚乎朱子行狀曰守

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眞孟子或問曰以精神魂魄
至麤之質論仁義禮智至微之理所謂虛靈所謂精
神魂魄非指心而言耶來諭又以孟子志一氣一之
氣字看作心字此心誤矣若夫志與氣以大綱言則
同是一氣也而志是氣之靈氣是體之充則志固是
心而氣是血氣之氣也若以氣字看作心則氣爲帥
而志反爲卒徒其果不背於孟子之旨否乎志意思
慮之分執事之疑誠善矣曾嘗考之先賢之說南塘說
有曰心之所之志也心之商量計較者意也念慮思
皆意之別名也情者心之初動處志意因情之發而

定趨向有較量者也或意先而志後或志先而意後
 或獨意而無志或獨志而無意皆非與情而互相發
 用者情統志意如心統性情者也此說恐為不易之
 論未知如何東方道統之說自黨論分裂之後人皆
 各尊其親各行其志以若愚賤者安敢妄論乎庶以
 愚所聞所尊則東方道德事業莫盛於栗谷尤菴而
 其下則惟南塘最著云矣未知執事不以為阿其所
 好云耶回教幸甚幸甚每因盛教敢論古今諸賢如
 此惶恐無地垂覺後即為付丙千萬切仰

答曹錫範書

頃承哀疏連紙屢牘誨諭勤悉意欲推挽下愚與進
於高明之域不意今世復見古人朋友間相期之事
也敬讀再三感歎何極然願此愚下終難開發竊恐
負執事之盛意也而虛過此生也奈何奈何辱詢孟
子良心之說真所謂借聽於聾者何敢然既有盛教
終爲默然則殊非執事不耻下問之盛意故茲爲塵
高見而更請教焉或可垂諒否乎蓋夜氣與仁義對說
也良心卽仁義之心也孟子本以夜氣與仁義對說
謂心之夜氣清明則仁義之端發見云故註乃以仁
義之心釋之也且孟子所言本心仁義之心仁人心

之語亦皆是主性善而言者故註皆舉性善而釋之
 亦與此章之釋例同也相準而更考之如何噫據此
 則近世之學者專認靈覺為明德為純善外性善而
 論本心者是不過為傳釋氏之心印者也可不知懼
 哉夫學必主於心而心則一也有異端正學之別者
 無他亦在乎理與氣之分而已心主於身性具於心
 而心即氣也性即理也是故治其心而主乎性以理
 而宰氣者吾儒之學所以本乎天也本乎心而昧其
 性以氣而滅理者異端之學所以適乎天也聖人本天釋氏
本心朱子語今之學者雖非不知言性善然又以心為純

善則是二本也其可乎高明以爲如何來論以爲仁
 義性也以心解之云云恐下語有病此註乃以性解
 心非以心解性也當改之曰仁義性也以性解心乃
 語似無病未知如何惟祝霜風戒寒孝體保蓄以慰
 此區區之望

答曹錫範書

省禮白春間猥陳警說久未奉答積鬱之懷如物在
 喉忽承惠疏不以爲不可而反賜寵獎僕是何人而
 每得此推獎乎在哀執事固爲有若無實若虛之盛
 德在僕曾無一斑之窺而每每見推於人如此則豈

不可笑之甚乎切願從此如欲講說是者是之非者
 非之實心相講親切相警使無聞者得至有聞而歸
 則執事之賜也感何如之謹伏惟庚炎服中慎節數
 月服藥之餘快有現效羣節均安否區區頂祝無任
 鄙愧學錫省狀粗遣然舉世如針氈不辰之悲去益
 甚焉只願與同志携手入絕峽多讀聖賢書而不可
 得可恨可恨讀書輩之欲歸新學滔滔皆是而此乃
 時運所關謂之何哉只在今日不過為獨善其身而
 已下問數条以別幅仰塵如有未合更為同教切仰
 餘在續後不備謝疏禮

別敘

示喻心說與律詩明正的確足見進修之勇體察之
密感慰感慰今日講論者皆如袁執事則何患於吾
道之不振乎艮齋之以心與氣質分爲二物而氣質
純善云者此是李巍若之緒論而艮齋乃祖述之也
袁執事倘不聞湖洛是非之源委耶巍若與南塘講
說也最初說則以爲未發之前氣雖有清濁粹駁之
不齊不可兼指謂氣質之性云云而其說窮於南塘
判理氣爲二物之難則又變前說以爲未發之前氣
質純善未有氣未純於本然而理獨純於本然云云

而其說又窮於南塘認氣質爲大本之難則又變前
 說以爲心有本然氣質之二體而本然之心具本然
 之性氣質之心具氣質之性未發有中與不中之兩
 界而大本之性在中底未發氣質之性在不中底未
 發云云而其說又窮於南塘二心二性之難而直所
 謂理屈辭窮屢變其說者也蓋此二心二性之論本
 不足舉論而洛中諸公至今數百年蹈襲陳言以勢
 力相將竟起今日人獸無分之禍言之到此不覺心
 寒而骨青也執事以爲如何華西之以心爲理者此
 老誤認張子所謂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故每以心

字占過性界分以心爲理以理妙理而混理氣而無
 辨也心即氣也而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者是說
 理氣不相離之妙也蓋氣而無理則不成其氣
理而無氣則不成其理故如是言之非是混理氣而
 無辨也華西乃以合理氣理字誤認性外又別有一
 理恐考之不深也非但華西如此 以此而自欲異於
 者之近日嶺南郭勉字亦如之
 心純善之說則豈非同浴而譏裸裎者乎此皆後生
 末學所不敢言者而辱問適至不能悶默故不量僭
 妄出此狂說勿掛傍人之眼卽爲付丙千萬切企心
 之氣氣字與浩氣之氣者大槩言之則固是一氣也
 而細推之則心是氣之靈者而浩氣之氣是體之充
 則不可以一例論之觀於浩氣章集註可見更考之

如何

浩氣章註曰氣者體之志也本志曰志一則動氣

也而志以一身之主統御乎氣之充體者氣以百體之充聽命乎志之主宰者是猶將卒同一人也而將

以司命之尊統領乎三軍之衆卒以三軍之衆聽命乎司命之尊也將卒之譬最爲的當 惠投人

道心兩圖拜領以來只自切固陋之歎而已魯齋之

圖與說曾一閱眼然今皆不能記憶明齋之圖今始

得見然只見圖而未見其說則如見人之面而不知

其姓名也可恨貴籩如有兩集其說從後錄送切望

且明齋集一爲惠借爲佳分析之教誠所不能而

所不較然以愚妄之見測度則明齋之圖似爲無病

而魯齋之說則不免有病何哉蓋形氣之私正指耳

目口體我所私有者而言非指心之知覺發用處而言
 也魯齋將此形氣認作心之知覺發用之氣看故直
 以形氣字着於心圈內且其說謂正字私字皆見於
 外其意謂此二心字皆以己發爲言故以爲見乎外
 耳朱子本以正私二字屬形氣性命而形氣性命皆
 非己發者則正私二字亦非見乎外者而至於危微
 二字方是見乎外者也安得謂正字私字皆見乎外
 乎此說似不免有病而其着微字於外者以其己發
 之意看則似然矣明齋之圖着危微二字於形氣性
 命之上者人心自是危殆不安底物事道心自是微

妙難見底物事此自是二心本末體段如是則以二
 字先着於上以明其危微之本形以形氣二字分着
 於性命之外以明理氣無互發之嫌也其義似精矣
 然不見其圖說而妄度如此得無僭乎恕諒如何

退雲集卷之三

